

瓜沥喜添两家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

初心永驻
薪火相传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沈周怡
摄影 沈雷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退休的荣誉感、仪式感,6月24日,在简约庄重、温馨四溢的氛围中,瓜沥镇举行“初心永驻 薪火相传”2022年度机关干部荣退仪式。镇班子领导、调研员及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参加。

镇党委书记李国平在荣退仪式上致辞。他说,荣退干部们多年来任劳任怨、辛勤付出,积极配合镇党委、政府各项中心工作,有效推动了瓜沥的发展。接下去,希望大家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永葆党员干部政治底色和瓜沥铁军担当本色,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当好年轻干部成长的“辅导员”和政府事务发展的“参谋员”,为瓜沥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荣退干部代表蔡志芳向机关青年干部代表焦玉婷赠送“薪火相传”轴承,激励机关青年干部传承和延续前辈的优秀品德和实干向上精神,接力奋斗、砥砺前行,为瓜沥高质量打造新时代共同富裕样板作出新的贡献。

瓜沥举行2022年度机关干部荣退仪式



真正成为全体村民“身有所栖、心有所寄”的精神家园。目前村里已成立篮球队、排舞队、剪纸队等各类文体特色队伍10余支。

横埂头村文化礼堂,设有室内文化讲堂、文体活动室、视听室、图书馆、展览馆、舞蹈室,以及室外大舞台、文化长廊、灯光篮球场、绿化公园和健身广场。村里还拥有文体队伍10支,会不定期在文化礼堂内开展各类文化体育、民俗、节庆等活动,对带动农村草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显著成效。同时文化礼堂还是很多文化艺术团队的实践训练基地。

据悉,自2013年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启动以来,瓜沥镇坚持“建管用融”一体推进,出政策、强队伍、育品牌,上下齐心,着力把农村文化礼堂打造成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搭建文化惠民为民的重要舞台、打造“小城市、大文化”的重要抓手、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2019年全镇所有行政村提前实现文化礼堂全覆盖。眼下,全镇已成功创建省级五星级文化礼堂6家、市级四星级文化礼堂1家、区级三星级文化礼堂8家。

房、文化长廊,以及藏书万余册的图书馆、家宴中心和按国际标准建造的灯光篮球场。依托文化礼堂,长巷村结合“我们的节日”“星期日活动”,常态化开展民俗节庆、文化走亲、理论宣讲、科普宣传、志愿服务等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富有特色的文化体育和公益服务活动,让礼堂

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的评选无论是对硬件、软件,还是活动开展、运维管理都有较高的要求。

长巷村文化礼堂建筑面积约4500平方米,分主、次两个场馆,配有约2600平方米的中心公园。文化礼堂内设党员活动室、春泥计划活动室、乒乓球室、台球室、健身

基础设施健全,在生产酱品时可开展各类传承教学、非遗研学、制酱体验等活动。

萧山萝卜干制作技艺非遗工坊拥有1500平方米的萧山萝卜干传统工艺的晒场及传统工艺加工场地,配备草棚草舍等全套传统生产设施,有力保护传承萧山萝卜干制作技艺。

工坊入选。其中萧山萝卜干非遗工坊、老大昌酱品非遗工坊还同时入选了省级非遗工坊培育名单。

老大昌酱品制作技艺非遗工坊拥有技艺传授场所(含生产车间)4000平方米,体验制作场地1000平方米,研发中心150平方米,另有与周边社区、乡村合作展厅200平方米,基

萧山花边制作技艺非遗工坊依托手工挑绣技艺,同时具有花边组合、花边整形、花边整烫等全套生产设备设施。

金银首饰制作(失蜡法)技艺非遗工坊是集黄金首饰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中国黄金珠宝首饰行业知名企业。

萧山区第一批非遗工坊名单公布:瓜沥镇4家单位入选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沈周怡

本报讯 非遗工坊创建和培育是省级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近日,萧山区公布了第一批区级非遗工坊名单,瓜沥镇共有4家非遗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瓜沥组织青年团干部开展学习教育暨户外素质拓展活动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王建
摄影 沈周怡

本报讯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萧山青年运动纪念馆的誓言墙前传来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词。这是瓜沥镇青年们的声音。

为带动瓜沥广大青年团干部了解青年运动,倡导新时代青年缅怀革命烈士、弘扬革命精神,教育引导团员青年看齐榜样、学习先进,6月12日,瓜沥镇团委组织开展以“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为主题的团干部学习教育暨户外素质拓展活动。来自村社、学校、医院、志愿队伍等60余名青年团干部参加。

在萧山青年运动纪念馆内,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段段催人奋进的革命史迹,让大家不时驻足凝神。在讲解员带领下,瓜沥青年团干部们参观了陈列展厅内的历史实物、文献资

料、影视图片等,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感悟萧山青年运动的深远影响与历史意义,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洗礼。

“本次参观,体会了袁古怀烈士的一生事迹,深刻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们更要时刻提醒自己,勤奋学习,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共同为现代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瓜沥镇东社村团支书钱燕超感触颇深。

参观结束后,瓜沥青年团干部们来到戴村镇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尽管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却未浇退大家毅行徒步的激情,每一位青年都穿好雨衣,迈着坚定的步伐,在茂密苍翠的竹林中相互帮助,勇敢向前。雨中毅行,考验着每一位徒步者砥砺前行的毅力,也展示出瓜沥青年团干部们不畏道路险阻,勇往直前的昂扬斗志。

百家媒体走进瓜沥未来社区 聚焦15分钟美好生活圈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沈周怡

本报讯 6月25日,由国内主流媒体、海外华文媒体的记者以及中外网络达人、天目新闻拍客等组成的“打卡‘浙’里 @共富”采访团走进瓜沥七彩未来社区,聚焦未来社区功能场景,“沉浸式”体验15分钟美好生活圈。



小说连载 74

古塘月

吴徐航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一晃二三十年了,阿彩外婆已经老态龙钟了,那家阿寿来叫门的时候,还在梦里呢。那家二媳妇的情况让老婆婆吃惊,胞衣破了羊水差不多已经沥尽,孩子是横位又是早产,要是十月满足,要是顺顺当当的接生,横位阿彩外婆是有办法的,她可以慢慢地帮产妇移动胎儿的头部扶正胎位,可是今天,这产妇摔下了几个石级,人已经昏厥,又血流不止,原本不不经意的态度霎时间变了,要闯祸了!

从把囡囡扶起身的那一刻起,那太太就知道担心的事终于来了,做产是女人一生中的生死关,小镇周围有为数不少的年轻女人就是死于难产的,于是顾不得婆婆不进媳妇“暗房”的忌讳,一直守在囡囡身边,一边吩咐厨房准备热水,一边催促陈嫂快去寻阿二回来。

三叔婆和几个本家的老太太还在院子里念“天佛”,希望借声佛号替那家消灾灭难,借声声佛号避开血污的罪过,借声声佛号为囡囡祈平安。那老翁和土龙几个都在账房焦急地闷坐着。

老陈心急火燎地去后湾灰场转了一圈,没有看见半个个人影,又拔脚朝南江奔去,半路上碰见了低头走来的眼镜先生,便急吼吼地问:“先生,你从哪里来?看到二少爷了吗?”

“噢,是老陈,急什么,他……他们大概还在河边赏月呢,有什么事要紧……”金大的话还没说完,老陈就一把推开金大,从他身边窜了过去。金大摸摸稀疏的头发,愣了一会。

老陈人未到江边就大声地叫唤起

来。“二少爷……二少爷……土生……”一边跑一边不停地喊,“家里……囡囡出事……”

听到老陈远远的喊声,土生忽地应声站起。是囡囡要生产?不由得转身跨出一步,可是转头看到紧闭双眼的莲贞又顿住了。一边是一个临产的女人,一个早产的女人,该是多么需要她的丈夫与她共渡危难,一边是一个受了奇耻大辱的女人,又是何等希望得到她至亲人的安抚,两个女人的生死存亡令土生举步维艰,她们都是他那土生最亲的人,在这个时候她们都需要他的力量支撑,老天给分身无术的那土生出了一道难题,老陈的叫声近了……

喊声中莲贞终于睁开了眼,摆摆手无力地对土生说:“别管我……去吧……”

土生终于甩开大步朝家里奔去了。他的妻子分娩有了危险,他不能不去。

老陈听到土生的回应看到土生奔上河岸,便稍稍地松了口气,没有留意到滩边草丛中的四太太,也急急地转身跟在土生后边走了。

囡囡真的扛不住了。我是多么想为那家为土生也为自己生个儿子,我是多么想在自己的家里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我是多么留恋与丈夫春去秋来相伴相依的日子,可是我扛不住了,总觉得自己变得很轻很轻了,轻得好像要飘起来似的,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也看不到周围

的一切,这世界是这样的安静,一片白茫茫的。我又做梦了,这已经不是施家后院,表哥出了后门去哪里了呢,快,跟上他,二表哥走得快了,起雾了,雾时间不见了二表哥踪影,“二表哥——!”还好,他在应我呢,那是他在叫我,“囡囡——囡囡——我来了,我来了。”我小的时候因为不被重视而没有正经地起名,阿义嫂和家里人就囡囡地叫开了,记得父亲病重时整日躺在床上,常常念叨着我的名字自言自语“囡囡,关在囚房的女孩,苦命的人”。那时我还不懂,只知道父亲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这个名字,如今我才明白了,我的一生何曾不是受苦,亲娘走了,爹爹走了,姆妈又走了,还好有了二表哥,他在叫我呢,他在叫我呢,我再不能离开他了,快,我得跟上他……一阵激动,囡囡醒了。

囡囡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她努力地动动眼皮,感觉到了一只冰凉的大手握住了自己,她知道,是他,是他,是我的丈夫,他在我的身边,他在我的身边,囡囡记起了刚才的一切。

奄奄一息的囡囡幽幽睁开了眼,命若游丝,她的丝连着她的丈夫,连着她未曾见过的婴儿,透过朦胧的泪花,她看到了丈夫模糊的脸庞,“你回来了……”声音是那样的微弱,“孩子……”看到丈夫点头,囡囡放心了,安然地舒出了最后一口气。

土生知道什么都晚了,紧紧拽住囡囡的手,猛然吐出一大口血,晕倒在妻子床前。

不知过来多久了。莲贞一个人静悄悄地待在河边,满则盈,盈则亏,看到静静的圆月倒映在水中,想到了归宿。姆妈曾说是命,这真是命哪!我的月亮从来都在水中,青春年少没有新婚的梦,与他相知相约,苦心等待他的归来,却又是竹篮打水空荡荡,全家人都早已明白他与囡囡早已结婚的事实,只有糊涂的我什么也不知晓,本以为已经到这一步一死了之便是了,却不料这,这灾难比死更残酷,天哪,你为什么如此折磨我一个弱女子,难道这就是我命,如今我还有何面目再见人,连死都不能以清白之躯与父母团聚,难道这是上天对我不安分的惩罚,难道我命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难道我的一生就该如此了结,可怜我白璧蒙垢无颜偷生,多少恨,尽在梦境中,也许与父母相聚总比孤苦伶仃漂泊在这浊世好些,也许爹爹和姆妈会明白女儿可怜的心,也许这滚滚的流水能带走我的冤屈……

想到这里,莲贞缓缓地整理衣襟,梳理头发,突然她的手停住了,耳畔响起两个魔鬼的咆哮“那家人都得死”“难道你真要让那家几十个人陪你去死”,不,我不能,我死了,他,他们连孩子都……,可是不死我又能怎么办呢,天哪,你为什么这般折磨一个弱女子,难道真的要我行尸走肉,要我苟且偷生,这,这可是比死还难的啊!

两行苦泪流下了莲贞的脸颊滴落在衣襟,地狱之门为弱者而设,善良与软弱是双刃剑,除了永远接受灵与肉的煎熬,

莲贞别无选择。

莲贞缓缓地走到苦楝树下,物是人非,形单影只地孤地靠在被雾水打湿的树干上。脑海里反复盘旋的是土生躲闪的眼神、囡囡臃肿的身体、山木疯狂的神色、金大扭曲的丑态,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突然,看到了不远处闪烁的一星火光,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还有朦胧的人影,鬼火?真是鬼来了?来索我?听天命吧!莲贞闭上了眼。没有动静?莲贞又睁开了眼,火光已经到了她身边了。原来是自己家厨房的老陈端着小圆竹匾,是面还有些豆腐干之类的菜肴的,两根点燃的小蜡烛在风中摇曳,阿寿和福顺拎着锡箔银锭,在岸上烧了起来。

送无常?莲贞的心里无疑是打过一阵惊雷,谁?谁死了?便晕倒在火堆边……

无常是受命于阎王的勾魂使者,平时在芸芸众生眼里,是望而生寒避而远之的掌握生死大权的人,人说无常恪尽职守又公平的,不管是居住在深宅重帷还是茅草庵舍的人,只要阎王有令,必定准时索命交差,可是世人又总是以世俗的眼光看无常,等到亲人咽气后,照例会置些食物和冥钱香烛送这位冷酷的解差,祈望被拘走的亲人一路得到些许照顾,祈望能在阎王面前为死者说些好话,使他或她少些皮肉之苦,因而每每无常出差都是自己进入宅第,而回去缴令必由丧家人礼仪恭送。

(未完待续)